

# 河流记

赵丰  
——  
著

绿水青山生态文学书系

一花一树皆风景，一山一水蕴哲思。

每一条河流都张扬着个性，演绎着属于自己的故事。  
阅读每一条河流，都是我的一次精神巡游。

河南人民出版社

# 河流记

赵丰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河流记 / 赵丰著. — 郑州 :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9. 3

(绿水青山生态文学书系)

ISBN 978-7-215-11807-2

I. ①河… II. ①赵… III. ①散文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00006 号

---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郑州市金水东路 39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788067)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9

字数 161 千字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定价: 42.00 元

# 目录

河流记

001

高山仰止

031

泥土颂

059

白云

081

夏雨

097

鸟类辞典

111

夏日物象

135

## 目录

255	隐居者
231	旧址
211	远逝的虫子
199	倾听植物的声音
181	听风吟诵
159	很远的树

河流记

在地图上看黄河，形状像汉字的“几”，左边那一撇，仿佛它的起源：青海巴颜喀拉山北麓各恣各雅山下的卡日曲；右边那一钩，是它的归宿入海处。我的祖籍地在河南，地处黄河的下游。第一次过黄河，是六岁那年，我跟父亲回老家。是个黑夜，我看不见河水的模样。挤在一艘木船上，我听见了它的咆哮声，牵动着我的恐怖的心跳。艄公在唱，似后来听到的曲牌中的某一首，词意模糊了，韵律依然徜徉在身体里。

后来，我学会了比喻，黄河便成了我生命的源头。我的老家是一个叫大金香的村子，归温县管辖。父亲十岁那年，在兵荒马乱、灾荒不断的背景下，祖父领着全家人来到关中。

父亲向我描述着过黄河的情景：在孟津县的一个渡口，全家人被困在河滩上。渡口的名字父亲记不起了，它张开胸脯，接纳着逃难的人潮。渡河的船只很少，等待过河的人只能翘首以待，一旦过来一条船，人潮便沸腾起来，蜂拥着朝船只抵岸的地方滚

流。有国民党的兵在河边把守着，他们朝天鸣枪示警，这才阻止了人潮的攒动。等了整整一天一夜，全家人才上了船，过了黄河，一路走到西安，最后在秦岭脚下的秦渡镇落了根。

在我生命的历程中，我有过十几次过黄河回老家的经历，起初是坐船，后来是坐车。坐车的感觉远没有乘船那么真实，但我还是会隔着车窗的玻璃凝视它，直到它的影子从视野里消失。

对父亲来说，黄河就是他的原乡，是他生命的根。在陕西的大半辈子，他一直都在恋着老家，恋着黄河。他的这种情绪传染给了我，让我对黄河也有了异样的感情。

除了回老家，我还去过黄河沿岸的许多地方。豫陕晋交界的风陵渡，我去太原，去北京，如果坐车，那是必经之地。关于风陵渡，金人赵子贞曾这样描述：“一水分南北，中原气自全。云山连晋壤，烟树入秦川。”可见是个好地方。车子每到那儿，我都会借着理由让车停下来。那儿风大，站在岸边让风吹着，俯视黄河的流水、河滩的草木，心里就充满不仅仅是温馨的感觉，感觉很多，一下子用文字真的不好表述，也许，无论怎样的表述都不能满足我。

还有山西芮城境内的黄河古渡，晋陕交界的壶口，济南的黄河大桥，内蒙古境内的黄河乌海段，我的足迹都到过。前些年听说作家于坚在青藏高原探索澜沧江的源头，时隔四五年，他拿

出了一本沉甸甸的《众神之河》。看过书我明白了，于坚在为一条河撰写精神传记。这打动了我的心思，我的人生梦想之一，就是在有生之年徒步走完黄河，是从源头开始，一直走到它的入海处，为它写一部精神传记，记述它的前世今生。这个梦想，以我有限的人生可能无法实现了，心中总是有无尽的遗憾。

河流是原乡的标记，是一个人生命的根系。时空的转换无法隔绝一个人对故园和母语的记忆与牵系，文学的家园时常被视为作家精神之河的发祥地。河流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自然物，经过作家审美情感的观照和艺术心理的同化，提升为具有生命形态的艺术实体。作家苏童是写小说的，竟也写出了一篇好散文《河流的秘密》，文章里写到他的母亲在很脆很薄的冰层上行走，听见脚下发出危险的碎冰声。她畏缩了，可是退回去更危险，于是她祈求着河水顺利地过了河。苏童以为是天方夜谭，问母亲当时是怎么祈求的，母亲笑着说，能怎么祈求？我求河水，让我过去，让我过去，河水就让我过去了。文章是这样结尾的：“河流的心灵漂浮在水中，无论你编织出什么样的网，也无法打捞河流的心灵，这是关于河流最大的秘密。”

苏童笔下的河流意象，是物象与心象的融合，携带着作家的生命信息和艺术趣味，负载着文化内涵和隐喻意旨，成为叙事与言说的支点。这让我想起荣格说过的一段话：“每一个原始意象

中都有着人类精神和人类命运的一块碎片，都有着在我们祖先的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和悲哀的残余，并且总的说来始终遵循着同样的路线。它就像心理中的一道深深开凿过的河床，生命之流在这条河床中突然奔涌成一条大江，而不是像生前那样在宽阔而清浅的溪流中漫淌。”

说到原乡，我想到了美籍华人作家聂华苓。在异乡，她沿着记忆之流回溯释放着故园之思。长江、嘉陵江是她的原乡，河流的延伸和流动不拘的特性激活了她的记忆和丰富的想象力，触动了她的离乡情怀，故乡之河化为她奔波于异域的原动力，她在双重文化背景中的书写大都与河流有关。在《失去的金铃子》中，苓子沿长江逃难而来，又顺长江而去漂泊，生命成长的印痕铭刻在心底。在她看来，“江水有很多象征意义，因为江水象征流动的历史——像江水一样不停地流，不停地变换。人生也是流动的。这对历史、对人生都有象征的意义，对我自己来讲也有意义，我从长江一直流到爱荷华河，流了这么远，也有流浪的意思，浪也与水有关。”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生命体验，聂华苓把江水化作与人生历史以及女性意识水乳相融的意象贯穿于作品。她运用东方人睿智的凝视与发现，创造出了河流意象，体现出“被放逐的中国人”独特的心路历程。

我在年轻时，有时惧怕和父亲待在一起，因为他总是诉说

着老家的回忆，让我有点厌烦。我每出版一部书，都要先送给父亲。他戴上老花镜，抚摸着封面叹息着说：我要是会写，老家的事情能写成厚厚的一部书。

## 二

我不喜欢山之永恒，喜欢的是水之漂流。虽然山也是伟大的，但我的审美倾向在于水。柔弱，却有穿透的力量，无形，却有变化的魅力，老子将水人格化：上善若水。他也许是第一个悟出了水之魅力的哲人。古语又说：水滴穿石。它用的是柔功。我的家乡高冠河上游有一瀑布，瀑布下游是高冠潭。瀑布下冲时在一块巨石上冲刷出一道凹槽。

所有的河流在源头时都是不起眼的，以至于人们往往不相信这是一条河的开始。从高冠峪口进去，顺着河流，四五个小时就到了高冠河的源头鸡窝子村。房屋散乱在山坡上，白云飘荡在山峦间，石缝里渗出一滴滴水，汇聚成条条小溪。那是些不起眼的小溪，一把手掌就可以止住它的水流，心里还在想着这些小溪怎么可能是泮河的发源地呢。但河流的伟大恰恰就在于它们从不起眼的地方开始，最后汇聚成波澜壮阔的大河。我在想，河流便是

大地的血管。很难想象，没有了河流，地球怎样生存？

有段时间，我因为忙于生活，会离开河流很久。那段时间就觉得大脑干巴巴的，内心里有一种流水的焦渴，就连身体的皮肤也皱巴巴的像缺失了水分一般的干枯。把生命的支点架设在河流上，这是别具一格的人生。很多时候，我的潜意识里感觉到自己就是那滚动的河水，哪里有河床，我就奔向哪里。每每看见一条河流，哪怕是细瘦的小溪，我也会抑制不住心灵的颤动，有种相见恋人的喜悦，向它倾情。只要有河流，无论我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有异乡的感觉。

别人旅游，是看城市，看风景，购物，而我纯粹是为了看河。每当我的足迹涉入一片陌生的地域时，总是期待一条河的出现，那样我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幸运的旅行者。虽然河流也是风景，但是导游不给你看河的时间，大多的导游心思在购物上，因此我对组团旅游是排斥的。我喜欢自驾游，不会开车的我只有在朋友有兴致时一同前往某一条河流。

远途的跋涉，我见到了无数条河流，同人一样，它们没有完全相同的模样。每一条河都张扬着个性，演绎着属于自己的故事。阅读一条河，是我的一次精神巡游。一个人总得有些精神生活的方式，漂泊的身影与川流不息的河水做伴，这是不错的选择。我坚信，每一条河都是上帝造的，都记载着许多关于人类的

情节和细节，演绎着人类的情感故事。细想，我对河流的偏爱完全是一种孤独的自救方式。拥有了河流的情感，我对生活自然是心存感恩。

### 三

在南疆，我看见了塔里木河。

在我的印象里，它是一条极具神秘色彩的河。最初关注它，起因是科学家彭加木神秘失踪的事件。这就牵扯出来一条河：塔里木河。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大地上所有的河流都发源于高山，归宿都是大海，并且郑重其事地写进了我的文章里。是听别人说的呢，还是我的想当然呢，总之一直是个误区。塔里木河纠正了我的这个误区，它没有归入大海，而是注入了罗布泊。

彭加木是去考察罗布泊的。那是神秘的、令人恐惧的一望无际的戈壁滩，没有一棵草，一条溪，夏季气温高达70℃，没有任何飞禽敢于穿越。2007年秋天，我有了一次赴新疆的机会，于是约了一个同伴去南疆看塔河。我不是科学家，不具备考察罗布泊的资格，因此就去了塔河的上游。

一条河，总会有它感人的地方。塔里木河感动我的是与它

相邻的沙漠。沙漠的广大自然是无法描述的，呈现在我眼前的是山脊、山谷、山坡。山脊巍峨壮丽，山谷神秘莫测，山坡更美，若图腾的标记。我俯卧在沙上，感受着它的心跳，以及不远处一条河的呼吸。站在河边，我的激动和兴奋在逐渐沉淀：这就是我魂牵梦绕的塔里木河吗？这就是养育了南疆八百万人口的母亲河吗？这清浅如溪水的河流真的浇灌出了漫漫驼铃的古丝绸之路吗？这娴静的河水真的孕育了创造古楼兰文明的游牧民族吗？

在我看来，一条河流与沙漠相邻为伴是一种命运的默契。沙漠是它的河岸，造就了它横冲直撞、居无定所的性格，像一匹“无缰的野马”奔腾穿行在万里荒漠上。在我的眼里，塔河渲染出一泻千里的恢宏气势，温馨、明媚、宁静、祥和，与沙漠的死亡气息形成鲜明的反差。制造这种格调的是一种树：胡杨。

“一千年不死，一千年不倒，一千年不朽”，胡杨长达三千年的存在方式，在塔河流域的植物种类中独树一帜。沙漠上的行走，像是走在耕牛刚刚犁过的、被阳光暴晒的土地上。站在沙脊上远望，一片胡杨林掩映在黄绿错综的绿洲里。在蓝得纯净而庄严的天空背景下，霜染的胡杨林一片金黄，这是一种成熟生命的本色。我不愿走近它，远处的眺望更具备审美的意义。我恍惚听见了胡杨树在风中为一条河歌唱，那是人们不易感受到的禅音，悠扬的旋律里流淌着雄奇和激越，为一条河的存在而吟诵。很多

时候，我们听不到却能感应到禅音。化声音为虚无，化静物为声音，这是人生的大境界。秋光下，我眼皮底下的一棵胡杨孤独地倾斜着身子，夸张的样子像是给一条河低头哈腰。沙漠上长出一棵树，这就好比热锅里蒸出了一株青苗。这是我的想象。事实上，它老了，像一个老人，腿脚支撑不住身子，只好弯下腰。一种树，守望着一条河，在我看来这是精神的写照。

一片芦苇，这是塔里木湖令我最为感动的细节。张扬和安静，是需要用心去选择的。芦苇生长在塔里木湖的水边，茎干中空，叶子翠绿，在风里歌唱，并开出美丽的芦花……这是禅音的表述。一条河、一个人、一片芦苇。宁静，一种沁入心灵的宁静，带我进入一种充满禅意的境界。好的景物，需要禅的目光、禅的听觉、禅的心境。在河边，我捡到了一只贝壳，这古老的软体动物化石记录了这条河生机勃勃的历史。这是一条孤独的河流，孤独到只有沙与风在苍天下舞蹈。风，这孤独的斗士，经历了大自然最残酷的折叠，铸就了桀骜不驯的品格。它的吼声让河畔的每一道沙脊、每一座沙梁都历经了最狂怒的迁移。我疑心自己穿越了时空进入了鸿蒙开辟的时刻，咫尺、天涯、洪荒，谁也无法真正停留在这肆虐而死寂的世界，塔克拉玛干拒绝一切诱惑，它只坚守自己的冷漠与倔强。聆听着塔里木湖的风声，我的胸襟在扩张，身上的毛细血管在膨胀，仿佛禅音，灌输进了我的

身心。

面对着塔里木湖，我如一个朝圣者般的虔诚。面水静坐凝思，宛若入禅。禅，代表着身心中澄澈的情感、智慧和觉醒。禅门的教旨是：一法不生，万水千山。于是，我稳住心跳，纹丝不动地坐在河边，聆听着一条河的心声。时至中年，我已经没有了年少时的狂热与激情，学会了用一种理性的眼光审视自然，审视人生。虽然如此，我还是要为它感动，因为在它的身边，我一次次聆听到禅音。禅音，我生命的向往，被一条河占有的时候，我如何能无动于衷呢？

有专家认为，让罗布泊干涸的就是塔里木河的断流。生命与死亡在一条神秘的河流里交替交融。说到底，大地上所有的河流都存在着生命的密码。彭加木是如何消失的，成为20世纪80年代罗布泊科考之谜。关于河流的秘密还有多少，人类真的不知道。

#### 四

四十岁那年，我忽然厌倦了所从事的工作，甚至连生活也厌倦了，被孤独抛弃在一座孤岛上。这年秋天，我一个人去南京出差，办完事独自去看秦淮河。在我的印象里，秦淮河是条关于女

人的河。没有李香君、董小宛、柳如是、陈圆圆一类的女人，它不过是一条普通的河。因了那些姿色出众的女人，一条河才让男人们想入非非。

那是个雨天，细密的雨点洒落在秦淮河的水面。我走进一家茶楼，要了一壶红茶，坐在靠窗的位置。茶楼里很静，就我一个客人，我品着茶，看着断线般落在河面上的雨点，解脱孤独的心境。供茶的女子清瘦美丽，坐在我身后翻阅着当天的《扬子晚报》，不时发出低叹，不知是无奈这两天茶客寂寥，还是为报上的某一则报道中的主人公伤感。

我回过头打量着她。也许是偶然，她也抬眼看我，细眯的眸子闪着亮光，消瘦的脸颊弥漫着诗一般的韵致。很快她埋下了头，我也回过头隔窗而望。雨点刹那间大了起来，水面密匝匝一片。我在想，那些昔日的“秦淮八艳”身材是胖还是瘦呢？遐想间，茶楼女子过来为我续茶，细长的手指在我的眼前滑过，思路被打断，我忍不住战栗了一下。她用披肩的秀发遮着眼睛，我无法看清那眸子中的亮光和神韵，却感觉到她是有意用秀发遮住眼睛，却能从秀发的缝隙里观察到我。我心跳着，真想捉住她那只小巧玲珑的手。

当我明白自己走神了时，她却轻盈地走向茶楼那头放响了音乐。我对音乐没有研究，但能听出那是一首古典乐曲，韵律低